

龍池

LONGCHI

江 流

四川人民出版社



江 流

龙 池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13137427/09

责任编辑：吴若萍

封面、插图：戴 卫

龙 池

江 流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25插页5字数157千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100册

书号：10118·724

定价：0.87元

内 容 提 要

本集所收入的十一篇小说。除中篇《还魂草》是写五十年代初期生活外，其余十篇都是反映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各个生活领域中的矛盾冲突的。《龙池》的老龙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以致一步步地远离了过去与之生死与共的老区人民；《水纱》则揭露了一个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的丑恶灵魂；《进退》写一个以权利交换为核心的“生活之网”是怎样使那个锐意改革、重视选拔人才的党委书记处于一筹莫展的困难地位；《少女与伞》则是写偏僻一隅被极左思潮扇起人的兽性疯狂而造成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暴行，揭示了极左思潮危害；《摸着天》、《天门开》等都是写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后，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正起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作品结构严谨，语言流畅，喻理于谐，笑中有泪，在挖掘主题和塑造人物上匠心别具，表现了作者独特的风格。



作者近影

目 录

龙 池	1
水 纱	35
进 退	49
长街即景	74
少女与伞	87
摸着天	102
砰！砰！	115
天门开	129
周 末	154
夹谷十几里	168
还魂草	188
后 记	261

龙 池

挂在石井坞西山的夕阳，象个橙红色的大蛋黄，下沉，下沉，一会儿就入了土。这时，山野上空烟云四合，一种无法描绘的叫做“暮霭”的东西，渗透在整个空间里，色调迅速加浓。晚风起初只是跟树叶和衰草絮语，渐渐放肆起来，公然发出喧哗。尤其是那些枯叶，为了竭力证明它们自己的存在，借着风的力量，聒噪得最为起劲。在一片噼噼嚓嚓声中，不断出现一声又一声较为突出的“唻啦”、“唻啦”，一片片枯叶儿经过一阵最后挣扎，便永远的凋落了。

但是，眼前这一幅黄昏景色，对于伫立在澡屋外面背风处的那个九岁女孩来说，她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山岗边那条小路口，两眨眼都不眨。

小女孩名叫娟娟，她是一放学就径直跑来的，一个黄色的小书包还兀自背在身上。她在这里已经望了半个钟头左右，但社员还没收工，路口一直连个人影也没出现。

突然，地平线上现出了个黑点——一个人头从山坡小路上冒了出来，紧接着，黑点升高，出现了肩膀，前胸，两腿，以至整整的一个人形。那人肩上挑着很臃肿的一大担柴禾，一手搭在扁担上，另一只手扶着那根别在肩后扁担下的“搭杆”，从山坡登上平坦小路后，正飞快地向澡屋这边走了过来。

“爷爷！爷爷！”娟娟离开避风的地方，飞着迎了上去。小书包就象一只受惊的黄鸡，紧跟着她往前飞。

这一天正好轮着风爷爷烧澡锅，所以生产队长早早就让他收了工，去砍了这担芭茅挑回来。爷孙俩赶快拾掇一番，烧起火来。水刚热，收了工的社员也就陆续来了。

这种澡屋，是此地山区的一种特别风光。地边一间小屋，约莫一丈见方，屋中间地下埋一口特制的大铁锅，有半人多深。墙壁上有个竹筒，承接着从山上引来的清泉，塞子一拔，水就源源流下来。放下大半锅水，再把竹筒塞住，这是天然的土自来水。这澡屋还有个较宽敞的外间，一方面是澡锅的灶膛口，值勤的人坐在这里烧火；另外空出的地方，就等于城市澡堂的“雅座”，来洗澡的人自带一个凳子，坐在这里等候，因此这里也是亲热啦呱的最好场所。大铁锅就等于城市里白瓷的“盆汤”，锅里有个木头墩子，洗澡的人跳进锅里就坐在墩子上洗。一个小队几十口人，虽然一个人一个人地轮流下锅去洗，却秩序井然，绝无争先恐后的现象。因为洗澡的次序是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传统的，有两条铁

的原则：一是按长幼尊卑次序，长者先，幼者后；一是按男女次序，男在先，女在后。长幼次序有时还有点机动灵活性，比如有时一个侄辈先洗了，叔伯辈也还可以随后下锅；但男女次序，则从无紊乱，如果有一个女的下过水，就绝不会再有任何男人下锅的。山里洗澡从来没人用肥皂，所以虽然几十口人洗下来，大半锅澡水总还比浑浆要清得多。人们冬天到澡锅来洗澡，是公私兼顾：一方面是为个人卫生、快活，另一方面则是为队里积肥，因为这澡水就是很好的肥料。在合作化之前，少数富农或富裕中农私人办一个这样的澡屋（好在山区柴火不成问题，不过是费点工夫），不定期地烧一次，不但家里人洗，还免费让邻居们洗，就是为了澡水可以肥田。

虽说这种澡屋是此地山区的一种独特风光，但娟娟和爷爷现在正在烧着的这口澡锅，却更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在白色粉墙的屋门口上，还嵌着一块砖雕，上面明晃晃两个隶书大字：“龙池”。这种款式，就使它跟城市里的正规澡堂大大接近了一步。城市的澡堂都是有名号的，而且就常有什么“飞龙池”、“龙泉池”之类名称。

当澡水烧好的时候，锅里蒸发出的热气，加上灶膛口冒出的烟气，“雅座”里早就烟雾腾腾。所以尽管有的男人来时，带着家属同来，澡锅的房门上又并无门帘，但在微弱的灯光下，在烟幕中对面看人都影影绰绰，所以虽然室内外男女混杂，也无伤大雅。当然，在这种场合，只有跟着丈夫的

婆娘或小女孩才会先来，大姑娘们是不会来的。等到第一个女人开始进澡锅时，外间屋里的全部男人早就走光了，这时姑娘们才陆续进来。绝无女的在内洗澡而男人留在外间这种事，这是山里风俗淳朴的一个例证。

这一晚，凤爷爷带着娟娟烧澡锅，实际上是生产队里各户的当权派，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灶前会议”。不约而同，中心议题都集中在明天老龙头将要进山这件事上。队里的这间“龙池”，就是用老龙头的钱盖起来的。门口那块砖雕匾额，也有这一层纪念意义在内。

年青的生产队长，郑重地向娟娟的爷爷打招呼说：“凤爷爷，我有言在先：老龙头来后，第一餐去扰你，我不怪，你们是患难之交，老战友嘛。但是第二餐要归我……”话未落音，小娟娟抱着爷爷的肩膀，嘴里不住拖长声音哼着：“嗯—嗯，嗯—嗯，”表示强烈抗议。当别的社员也纷纷附和队长，表示要轮流把老龙头接家去作客时，娟娟哼得就更认真，并且连声说：“就不干！就不干！”队长进行吓唬：

“小丫头哼么子？你小龙阿姨也跟着老龙头来的，以后你爷爷就欢喜她，不欢喜你了！”娟娟急得伸出脚去，连踢带踹，嘴里骂：“好坏！好坏！”烟雾中一个妇女的声音尖叫起来：“小丫头，人来疯，你踢我干么子？”一屋人都哄笑起来，娟娟这才害羞地收住脚。那个妇女忽然一拍巴掌：

“明天该我家烧火。队长，你要让他早早收工，烧好一锅干净水，趁亮让老龙头先洗一把澡。”有人接着提出疑问：

“老龙头现在是个大官，还会蹲在这种锅里洗澡吗？”爷爷觉得这话未免看轻了老龙头，连忙接茬：“这话说哪去了？老龙头才不是那种官僚呢！那一年，带游击队到蓼汀桥打伪乡公所，跑回来都大半夜了，浑身汗淋淋的，摸到东头老七家里，一澡锅的脏水，只还有点温吞热，又是好几个娘们下去洗过了的，要是别人宁死也不愿下去，可是老龙头脱光身子跳下去就洗，爬上来一连打几个喷嚏，嘴里还连说：‘好痛快！好痛快！’”爷爷这一说，大家笑得不住声，心里头都热烘烘，好象老龙头此刻就坐在里间澡锅里似的。刚才说话的那个妇女，现在又开了腔：“虽说老龙头不嫌，人家到底是大干部，洗澡总怕是要用香胰子的，哪家有？”娟娟抢着应声：“我家就有，‘四合一’的！”觉得很骄傲的口气。另外一个男人又说：“那年我到街上洗过澡，看见人家搓背的都用一块丝瓜瓢子，明天我们也给老龙头预备一个来！”另一个妇女的声音：“我的乖隆冬！丝瓜瓢硬得胜似棕毛，不把皮都糙破了吗？”爷爷听着这个婆娘多嘴，早想弄她两句，现在正好抓到了机会，便说：“是呀，丝瓜瓢糙人；你手轻，明天叫队长就派你来给老龙头搓背，记你三分工就是。”那婆娘嘴里嚷着：“老不正经的东西！”手里摸了一把草，窝成一个疙纠塞到凤爷爷的衣领子里，还就势把他朝后一扳，跌了个仰巴叉，老凤在地上一把摔住了那妇女的衣裳角，爬起身来就把她朝澡屋里推，那正在洗澡的男人狂叫了起来，满屋里的哄笑声几乎要把屋顶抬了起来。

就为那老龙头的将要来到，这山村小屋里充满了喜洋洋的气氛。

娟娟是女孩，年龄又小，这一晚最后一个从澡锅里上来的，就是她。本来她一个冬天往往都不洗澡的，但因为算计着小龙阿姨要跟老龙头爷爷一块来，心里生怕阿姨嫌自己脏不愿意跟自己在一个床上睡觉，那多么可惜，所以她今晚特别洗了个澡。

洗完澡回到家里，天已不早了，妈妈早把晚饭端上桌。爷爷已经快吃完一碗了，娟娟却还怔怔地坐着，一个劲地发呆。妈妈用筷子在她头上轻轻敲了两下：“快吃！快吃！”娟娟却直扭身子：“嗯—嗯！嗯—嗯！”

好不容易收拾了晚饭桌，娟娟坐在灯前也不做作业，却从枕头底下摸出个花布包，包里有两条尼龙纱的花带子，这是她的宝贝。山里女孩子没有什么新衣服可以打扮自己，所以她很想趁现在刚洗过澡，把这尼龙纱带子扎在小辫上试一试，这也是自己明天见到小龙阿姨时的一大装饰，说不定阿姨还会夸一声：“娟娟好漂亮！”她把带子在手上摆弄了一会，摸出木梳把头发梳了几下，终于还是小心翼翼地又把它包好，收藏了起来；然后又去开开妈妈的镜箱，从底层小抽屉里，摸出个包包来，拿到桌上，先把煤油灯芯往上捻捻，然后从包里抖出一张二寸的照片来，贴近灯罩跟前仔细看时，照片颜色已经发黄，但一个女孩头象的轮廓依然很清晰，特别是那一双小眼睛，不论你从左看，从右看，都紧紧

地瞅着你，就象眼珠跟着你的眼珠在转。那头上的头发，剪得只齐耳朵尖，而且有点乱蓬蓬。看整个脸的样子，是个平平常常的农村小姑娘的模样，甚至还有点邋遢相。娟娟摸出小镜子，对着灯光仔细照看自己的脸，“模样儿还不如我呢！”她心里暗暗这样想着。再朝镜子一看，自己的脸竟红了起来。她正对着镜子难为情，只听妈妈手里哧啦哧啦纳着鞋底，嘴里冲着自己说道：“丫头韶刀，好好的又照什么镜子？——晚上照镜子，夜里会尿床的！”娟娟嘴里虽然习惯地“嗯—嗯”一声，手里却赶快把镜子收藏起来。

这时候，爷爷嘴里衔着“九寸十三节”的尖头烟袋，走过来就着灯罩吸烟，吸一口，灯头便往上一窜多高。待烟吸着了，眯着眼向娟娟手里仔细一望，不禁满脸漾出笑容，拿过照片，端详着，唠唠叨叨地说：“龙小丫这张照片，还是鬼子投降第二年春上照的。当时以为要和平了，老龙头会来把她接走的，所以特为把她带到街上照了张照片，留个纪念。想不到后来解放战争又打起来，一晃三年过去，那时离皖南事变已整整九年，小丫都十一岁了，老龙头才派人来把她接到北京去。”说着自己笑了起来，好象当年的情景就在眼前：“临离开这块穷山沟，还死皮赖活，眼泪鼻涕满把捋，高低不肯上汽车。听说到了北京，还高低不肯认自己的爸爸呢！”说着用眼睛扫了一下媳妇及孙女，便不再说了，心里话：你们哪里知道这些事！那小丫全是老伴一把尿一把屎拉扯大的，现在老伴早就过世了。大儿子当年跟着老龙头

打游击，年纪轻轻就牺牲了。二儿子跟龙小丫是同年，一九五八年出去的，后来在“文化革命”中终于被折磨死了。想到这些，心情不禁黯然，转而想到明天老龙头就可能重来山沟，当年同生共死的老弟兄就要会面，于是一扬烟袋，好象赶苍蝇一般把这些念头一下赶走，从新振作起精神，把思想的路子集中到欢迎老战友方面来。特别是那个龙小丫，虽说当年只是个小萝卜头，如今在京城生活了几十年，又当了干部，进山区来要算是“娇客”了，岂可怠慢。他打开碗橱的门，用烟袋头一样一样点着里面的茶点。

山区的风俗，客人到家，一上来吃茶，甚至比吃饭更加隆重。所谓茶，是泡炒米，用的是凉茶，才能保持炒米的爽脆。茶桌上，要摆上各样小菜。爷爷心里默了一下，除了当地家常的“香菜”，笋干、冰姜、豆豉、茶干、灌心糖等等，还有秋天腌下的麂子肉，大外甥去年带来的四两琴鱼干——这琴鱼只有一寸来长，装在一个小口玻璃瓶内保藏着，它可是喝茶的一种名贵珍品，据说从前还进贡给皇帝呢。此外，还有自制的蜜枣、柿砣等等，挑选十来样，摆上满满一桌，毫无问题。就说梁头上挂的这些柿砣，大城市的人恐怕就没见过，它就象溏心蛋，外壳跟柿饼差不多，溏心却象蜜一样。当年老龙头最爱吃它的了，每逢远途奔袭的时候，腰里往往揣上几个，既可垫饥，又可解渴。龙小丫也是爱吃的。但不知进城这几十年，可还记得了？明天不仅茶桌上要摆上一碟，等他父女俩走时，还应当打点送他俩一挂带走。据说柿

饼是凉性的，而这柿砣是暖性的，真是好东西……

爷爷站在碗橱前，正自越想越美，忽听哗卜一声，只见自己的影子在墙上大跳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灯芯在爆花。爷孙三代人互相望了一眼，都会意地微笑起来。“灯花爆，客人到”，这是老古话。娟娟忙不迭地取下玻璃灯罩，把灯芯捻高，拿把剪刀在“马口”上把它修剪了一下，然后再把它捻小。撕一块表纸，把灯罩的小口紧按在小手心上，用嘴从大口上向里哈了几口气，然后把小手伸进去，用表纸细细地擦拭一番，重新罩上之后，顿时加倍地明光灼亮。“城里的电灯，也不见得比这强！”娟娟心里很得意地这样想着。

直到上了床，吹了灯，娟娟还是对着屋顶大眼翻小眼，一门子想着心思。老实说，老龙头爷爷过去是个什么样的老革命，今天又是个什么样的大干部，她心里并没有怎么去想象过；但对那个自小在她们家长大，跟爸爸同年的小龙阿姨，却把娟娟整个儿地迷住了。这小女孩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神秘的小龙阿姨，究竟是个什么打扮呢？娟娟既然没有进过城，城里时髦衣服是个什么样，也就无从想象。于是她忽然喊道：“妈妈！”“么事？”娟娟提出了一个问题：“小龙阿姨是不是演员？”妈妈根本不知道，便用脚把她轻轻一蹬，有点生气地回答说：“睡觉！明朝问你爷爷吧。”娟娟却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想下去：阿姨很可能是个演员。演员最会搞文娱活动。明天我们一定要请小龙阿姨唱个歌给我们听。那么小龙阿姨要是反过来叫娟娟唱歌呢？妈妈常说娟娟是“癫

猫腔”，不好听。不能唱歌给阿姨听，听了要笑话的。那么阿姨如果定要娟娟表演一个什么节目呢？娟娟心里忽然一亮，想到了自己的一个绝技，就是两只小耳朵能轻轻地扇动，这是一般人都不会的。于是她高兴的不得了，心想这个表演一定会让小龙阿姨鼓掌，就象每次在学校里表演的一样。这样一想，不禁浑身一阵发热，她用小手悄悄掀开被头，在枕上暗暗把扇耳朵的绝技复习一番。她的两只小手贴在两只耳朵上，静静地一使劲，觉得耳朵边轻轻地在手心上刮了一下。

“灵！灵的！”娟娟心中暗喜，又一连试验了几回，才觉万无一失。

娟娟喜孜孜地刚合上小眼，忽然听得对面房里爷爷一连咳了几声。爷爷平时是并不咳嗽的，她知道，他这咳嗽是在“打扫嗓子”。果然，透过板壁，只听爷爷喊道：“娟娟她妈！”妈妈好象已经睡着了，娟娟赶忙用脚一蹬：“妈，爷爷喊！”妈妈赶忙披衣坐起来：“爷爷，喊么事？”爷爷问：“鸡圈门关好了吧？”妈妈听了心里觉得好笑，这有什么要巴巴地问？嘴里还是温顺地答道，“关好了的！”只听爷爷交代说：“明个早起，莫慌放鸡出去，把那只黄母鸡先逮起来，趁早亮杀了，拾掇好，用砂锅在炭火上炖起来！”

二

第二天一早，娟娟就跟妈妈起床，洗好脸，梳好头，取

出宝贝尼龙纱带子，对着镜箱，妈妈给她在头上精心扎了两个蝴蝶结，翻过来掉过去一照，那一对蝴蝶在辫梢上颤颤巍巍，就象要飞起来一样。

爷爷也起得很早，把院里院外，打扫得地上没有半根草刺，光滑滑简直能照见人影。堂屋里还点起三支卫生香，不多一会，连两头房里都香气扑鼻，简直象过年一样了。

娟娟的妈妈正在鸡身上忙着搨毛，突然，外面树上几只喜鹊同时喳喳直叫，就象合唱队一样，她的心不禁兴奋得扑扑乱跳，手下更加慌张起来。爷爷忍不住走到路口去望了望，扎着蝴蝶结的娟娟悄悄跟在爷爷身后。

但是，山村一片宁静，并无任何动静。

早饭后，娟娟虽然再三“嗯—嗯”，要在家里等候龙阿姨，但爷爷和妈妈还是非要她上学去不可。爷爷向她保证：只要阿姨一来，立刻就去学校接她回家。当爷爷快把她送到学校门前时，只见一个青年教师，一手拎着一桶石灰，另只手里拿着一个棕把，胳膊窝底下还挟着一卷红纸，从左首巷口走出来，望见凤爷爷，老远就热情地打招呼。爷爷问：

“李老师，干么子？”老师答道：“公社文教干事一清早就下来过了，说是中央有位首长今天可能要进山来，布置我们村里要写欢迎龙主任莅临指导的大标语，还要认真检查原来墙壁上有没有过时的话，不妥当的都要刷掉，免得上级领导看见印象不好。”老凤问：“检查结果怎么样？”李老师摇摇头：“倒没有什么。现在就等写欢迎大标语了。你看，